

康有為響
 新政詔書
 廢立始末
 西後虐待自
 光緒二十年以
 戊戌廢立
 論此次乃廢立
 政變前
 政變之總
 政變之公
 政變原因
 政變正
 推翻新
 窮捕去
 殉難六列
 康廣仁
 楊深秀
 楊銳
 林旭
 劉光第
 譚嗣同
 附烈宦寇
 附錄
 改革起
 湖南廣東
 光緒聖

戊戌 政變記

梁啟超 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

戊戌
政变记

梁启超
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戊戌政变记 / 梁启超 著. — 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0. 10

ISBN 978 - 7 - 5495 - 0009 - 3

I. ①戊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戊戌变法
IV. ①K25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78210 号

总 监 制: 郑纳新

策 划: 郑纳新

责任编辑: 余 红

装帧设计: 孙豫苏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(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 021 - 31260822 ~ 129/139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(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: 276017)

开本: 889mm × 1 194mm 1/32

印张: 8 字数: 120 千字

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 0539 - 2925659)

出版说明

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昌盛,名家名作接踵相继,令人目不暇接;正是此种繁荣,铺垫了今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故谓思想文化实乃一个民族进步的关键所在,只要有思想文化的活跃滋长,民族精神可以起衰继绝,民族血脉可以雄劲康健。而文化的发达,首在继承。唯有继承,始有创造。而继承的关键在乎吸收精华,剔除糟粕。故而,我们遴选二十世纪文化学术名作,重新校订出版,以便于各界读者阅读鉴赏与研究参考。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

上海贝贝特文化传播公司编辑部

二〇一〇年八月

目 录

第一篇 改革实情

- 第一章 康有为响用始末 3
- 第二章 新政诏书恭跋 34

第二篇 废立始末记

- 第一章 西后虐待皇上情形 87
- 第二章 光绪二十年以来废立阴谋 89
- 第三章 戊戌废立详记 94
- 第四章 论此次乃废立而非训政 103

第三篇 政变前纪

- 第一章 政变之总原因 107
- 第二章 政变之分原因 109
- 第三章 政变原因答客难 125

第四篇 政变正纪

第一章 推翻新政	135
第二章 穷捕志士	138

第五篇 殉难六烈士传

康广仁传	147
杨深秀传	154
杨锐传	158
林旭传	161
刘光第传	164
谭嗣同传	166
附烈宦寇连材传	174

附 录

改革起原	179
湖南广东情形	205
光绪圣德记	233

第一篇 改革实情

第一章 康有为响用始末

孟子曰：“入则无法家拂士，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。”信哉言乎？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，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。我皇上赫然发愤，排群议，冒疑难，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，实自失胶州、旅顺、大连湾、威海卫以后始也。自光绪十四年，康有为以布衣伏阙上书。极陈外国相逼，中国危险之状。并发俄人蚕食东方之阴谋，称道日本变法致强之故事，请厘革积弊，修明内政，取法泰西，实行改革。当时举京师之人，咸以康为病狂，大臣阻格，不为代达。康乃归广东开塾讲学，以实学教授弟子，及乙未之役，复至京师。将有所陈，适和议甫就，乃上万言书，力陈变法之不可缓。谓宜乘和议既定，国耻方新之时，下哀痛之诏，作士民之气，则转败为功，重建国基，亦自易易。书中言改革之条理甚详。既上，皇上嘉许，命阁臣钞录副本三分，以一分呈西后，以一分留乾清宫南窗，以备乙览，以一分发各省督抚会议。康

有为之初承宸眷，实自此始。时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也。

五月，康有为复上书言变法之先后次第，盖前书仅言其条理，未及下手之法也。是时守旧大臣，已有妒嫉康之心，复阻格不为代奏。于时师傅翁同龢，兼直军机，性行忠纯，学问极博。至甲午败后，知西法不能不用，大搜时务书而考求之，见康之书大惊服。时翁与康尚未识面，先是康有为于十四年奏言日人变法自强，将规朝鲜及辽台，及甲午大验，翁同龢乃悔当时不用康有为言，面谢之。后乃就见康商榷治法，康为极陈列国并争、非改革不能立国之理，翁反复询诘，乃益豁然。索康所著之书，自是翁议论专主变法，比前若两人焉。翁者皇上二十年之师傅，最见信用者也。备以康之言达皇上，又日以万国之故，西法之良，启沃皇上。于是皇上毅然有改革之志矣。其年六月，翁与皇上决议拟下诏敕十二道，布维新之令，既而为西后所觉察。乃撤翁毓庆宫行走，面皇上信用之汪鸣銮、长麟等皆褫革，自是变法之议中止。而康亦出都南归，复游历讲学于江南、上海、广东、广西、浙江之间。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，德人占据胶州之事起，康驰赴北京，上书极陈事变之急，其书曰：

具呈工部主事康有为，为外衅危迫，分割洊至，急宜及时发愤，革旧图新，以少存国祚，呈请代奏事。窃自马江败后，法人据越南，职于此时

隐忧时事，妄有条陈，发俄日之谋，指朝鲜之患，以为若不及时图治，数年之后，四邻交逼，不能立国。已而东师大辱，遂有割台赔款之事，于是外国蔑视，海内离心，职忧愤迫切，谬陈大计。及时变法，图保疆圉，妄谓及今为之，犹可补牢。如再徘徊迟疑，苟且度日，因循守旧，坐失时机，则外患内讧，间不容发，迟之期月，事变之患，旦夕可致。后欲悔改，不可收拾，虽有善者，无如之何？危言狂论，冒犯刑诛，荷蒙皇上天地之量，俛采刍菹，下疆臣施行，以图卧薪尝胆之治，职诚感激圣明，续有陈论，格未得达。旋即告归，去国二年，侧望新政。而泄沓如故，坐以待亡，土室抚膺，闭门泣血。顷果有德人强据胶州之事，要索条款，外廷虽不得其详，职从海上来，阅外国报，有革李秉衡索山东铁路、矿务，传闻章高元及知县，已为所掳。德人修造炮台、兵房，进据即墨，并闻德王胞弟亲统兵来。俄日屯买吾米各七百万。日本议院日日会议。万国报馆议论沸腾，咸以分中国为言。若箭在弦，省括即发，海内惊惶，乱民蠢动。职诚不料昔时忧危之论，仓猝遽验于目前，更不料盈廷缄默之风，沉痾更深于昔日。瓜分豆剖，渐露机牙，恐惧回惶，不知死所。用敢万里浮海，再诣阙廷，竭尽

愚诚，惟皇上自垂览而采择焉。夫自东师辱后，泰西蔑视，以野蛮待我，以愚顽鄙我，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，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，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，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。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，只为文明之国，不为野蛮，且谓剪灭无政教之野蛮，为救民水火。故十年前吾幸无事者，泰西专以分非洲为事耳，今非洲剖讫，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，报章论议，公托义声，其分割之图，传遍大地，擘画详明，绝无隐讳。此尚虚声，请言实践，俄、德、法何事而订密约，英、日何事而订深交。土希之役，诸国何以惜兵力而不用，战舰之数，诸国何以竞厚兵而相持，号于众曰保欧洲太平。则其移毒于亚洲可知，文其言曰：保教保商，则其垂涎于地利可想。英国《太晤士报》论德国胶事，处置中国，极其得宜。譬犹地雷四伏，药线交通，一处火燃，四面皆应。胶警乃其借端，德国固其嚆矢耳。二万万膏腴之地，四万万秀淑之民，诸国耿耿，朵颐已久，慢藏诲盗，陈之交衢，主者屡经抢掠，高卧不醒，守者袖手熟视，若病青狂，唾手可得，俯拾即是。如蚁慕膻，闻风并至。失鹿共逐，抚掌欢呼。其始壮夫动其食指，其后老稚亦分杯羹。诸国咸来，并思一啖，昔者安南之役，十年乃有东

事，割台之后，两载遂有胶州。中间东三省龙州之铁路，滇粤之矿，土司野人山之边疆尚不计矣。自尔之后，赴机愈急，蓄势益紧，事变之来，日迫一日。教堂遍地，无刻不可启衅，矿产遍地，无处不可要求，骨肉有限，剥削无已，且铁路与人，南北之咽喉已绝，疆臣斥逐，用人之大权亦失。浸假如埃及之管其户部，如土耳其之柄其国政，枢垣总署，彼皆可派其国人，公卿督抚，彼且将制其死命。鞭笞亲贵，奴隶重臣，囚奴士夫，蹂践民庶，甚则如土耳其之幽废国主，如高丽之祸及君后，又甚则如安南之尽取其土地人民，而存其虚号，波兰之宰割均分，而举其国土。马达加斯加以挑水起衅而国灭，安南以争道致命而社墟，蚁穴溃堤，衅不在大。职恐自尔之后，皇上与诸臣，虽欲苟安旦夕，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。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。后此数年，中智以下，逆料而知，必无解免，然其他事，职犹可先言之。若变辱非常，则不惟辍简而不忍著诸篇，抑且泣血而不能出诸口，处小朝廷而求活，则胡铨所羞，待焚京邑而忧惶，则董遇所鄙。此则职中夜屑涕，仰天痛哭，而不能已于言者也。夫谓皇上无发愤之心，诸臣无忧国之意，坐以待毙，岂不宜然。然伏观皇上发愤之

心，昭于日月，密勿重臣，及六曹九列之贤士大夫，忧国之诚，癯颜黑色。亦且暴著于人，顾日言自强，而弱日甚，日思防乱，而乱日深者何哉？盖南辕而北辙，永无税驾之时，缘木而求鱼，决无得鱼之日，职请质言其病，并粗举治病之方。仲虺之诰曰：兼弱攻昧，取乱侮亡。吾既自居于弱昧，安能禁人之兼攻。吾既日即于乱亡，安能怨人之取侮？不知病所，而方药杂投，不知变症，而旧方犹守，其加危笃固也。职请以仲虺之说明之，欧洲大国，岁入数千万万，练兵数百万，铁船数百艘，新艺新器岁出数千，新法新书岁出数万，农、工、商、兵、士皆专学，妇女童孺，人尽知书。而吾岁入七千万，偿款乃二万万，则财弱。练兵、铁舰无一，则兵弱。无新艺、新器之出，则艺弱。兵不识字，士不知兵，商无学，农无术，则民智弱。人相偷安，士无侠气，则民心弱。以当东西十余新造之强邻，其必不能禁其兼者势也。此仲虺兼弱之说可畏也。大地八十万里，中国有其一；列国五十余，中国居其一。地球之通自明末，轮路之盛自嘉道，皆百年前后之新事，四千年未有之变局也。列国竞进，水涨堤高，比较等差，毫厘难隐。故管子曰：国之存亡，邻国焉。众治而已独乱，国非其国也，众合而已独

孤，国非其国也。顷闻中朝诸臣，狃承平台阁之习，袭簿书期会之常，犹复以尊王攘夷，施之敌国，拘文牵例，以应外人，屡开笑资，为人口实，譬凌寒而衣絺绌，当涉川而策高车，纳侮招尤，莫此为甚。咸同之时，既以昧不知变而屡挫矣，法日之事，又以昧不知变而有今日矣。皇上堂陛尊崇，既与臣民隔绝，恭亲王以藩邸议政，亦与士夫不亲，吾有四万万人民，而执政行权，能通于上者，不过公卿台谏督抚百人而已。自余百僚万数，无由上达，等于无有。而公卿台谏督抚，皆循资格而致，既已裹足未出外国游历，又以贵倨未近通人讲求。至西政新书，多出近岁，诸臣类皆咸同旧学。当时未有，年耄精衰，政事丛杂，未暇更新考求，或竟不知万国情状。其蔽于耳目，狃于旧说，以同自证，以习自安，故贤者心思智虑，无非一统之旧说，愚者骄倨自喜，实便其尸位之私图。有以分裂之说来告者，傲然不信也。有以侵权之谋密闻者，瞽然不察也。语新法之可以兴利，则瞋目而诘难。语变政之可以自强，则掩耳而走避。老吏舞文，称历朝之成法，悚然听之者，盖十而六七矣。迂儒帖括，诩正学之昌言，瞿然从之者又十而八九矣。无一事能究其本原，无一法能穷其利弊，即聋从昧，国皆失

目，而各国游历之人，传教之士，察我形胜，测我盈虚，言财政详于度支之司，谈物产精于商局之册，论内政或较深于朝报，陈民隐或更切于奏章。举以相质，动形窘屈，郑昭宋聋，一以免患，一以召祸。况各国竞鹜于聪明，而我岸然自安其愚暗。将以求免，不亦难乎？此而望其尽扫旧弊，力行新政，必不可得，积重难返，良有所因，夜行无烛，瞎马临池，今日大患，莫大于昧。故国是未定，士气不昌，外交不亲，内治不举，所闻日孤，有援难恃。其病皆在于此，用是召攻，此仲虺攻昧之说可惧也。自台事后，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。人无固志，奸宄生心，陈涉辍耕于陇上，石勒倚啸于东门，所在而有，近边尤众，伏莽遍于山泽，教民遍于腹省。今岁广西全州、灌阳、兴安、东兰、那地、泗城，电白已见告矣。匪以教为仇讎，教以匪为口实，各连枝党，发作待时，加以贿赂昏行，暴乱于上，胥役官差，蹙乱于下，乱机遍伏，即无强敌之逼，揭竿斩木，已可忧危。况潢池盗弄之余，彼西人且将藉口兴师，为我定乱。国初戡流贼而定都京邑，俄人逐回匪而占踞伊犁，兵家形势，中外同揆。覆车之辙，可为殷鉴。此仲虺所谓取乱者可惧也。有亡于一举之割裂者，各国之于非洲是也。有亡于屡举之

割裂者，俄、德、奥之于波兰是也。有尽夺其政权而一旦亡之者，法之于安南是也。有遍据其海陆形胜之地，而渐次亡之者，英之于印度是也。欧洲数强国，默操成算，纵横寰宇，以取各国。殷鉴具存，覆车可验，当此主忧臣辱之日，职亦何忍为伤心刺耳之谈。顾见举朝上下，相顾嗟呀，咸识沦亡，不待中智，群居叹息，束手待毙。耆老仰屋而咨嗟，少壮出门而狼顾。并至言路结舌，疆臣低首，不惟大异于甲申，亦且迥殊于甲午。无有结缨誓骨，慷慨图存者。生机已尽，暮色惨凄，气象如此，可骇可悯，此真自古所无之事，夫至于公卿士庶，偷生苟活，候为欧洲之奴隶，听其犬羊之刳缚。哀莫大于心死，病莫重于痹痿，欲陨之叶，不假于疾风，将萎之华，不劳于触手，先亡已形。此仲虺所谓侮亡之说尤可痛也。然原中朝敢于不畏分割，不惮死亡者，虽出于昧，亦由误于有恃焉。夫欲托庇强邻，藉为救援，亦必我能自立。则犄角成势，彼乃辅车，若我为附枝，则卧榻之侧，岂容鼾睡。齐王建终伤松柏，李后主终坐牵机。且泰西兵事，决胜乃战，一旦败绩，国可破灭。俄、德力均，岂肯为我用兵，或败大局哉？此又中智以下咸知难恃者也。如以泰西分割亚洲，连鸡互忌，气势甚缓，